



風中之櫻

第三部
真幻源
殷健灵著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风中之樱

第三部 真幻源

殷健灵 著

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风中之樱：第三部 真幻源/殷健灵 著
/成都市：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，2011.05

丛书名：风中之樱

ISBN 号：7-5365-5245-6

原书定价：28.00

中图法分类号：I287.45

主题词：儿童文学-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《风中之樱》扉页

多少次的我
问我自己
为何我降生于世，长大成人
为何云层流动，天空下雨
在这世上，别为自己期盼什么
我想飞上云际，但却没有翅膀
那遥远的星光深深地吸引着我
但要接触那星星却如此艰难，尽管它近在咫尺
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足够的力量能朝它奔去
我会稍作等待
然后开始上路
跟随着希望与梦想
不要熄灭，我的星星
请等我
在我前面还有多少路 要走
有多少山峰要去翻越 为了寻找自己
我又将多少次 跌下悬崖
一切又从零开始 而这些是否会有意义
我会稍作等待
然后开始上路
跟随着希望与梦想
不要熄灭，我的星星
请等我

——《星星》vitas

殷健灵，法学学士、文学硕士。做过女性杂志主编，2003年起供职于新民晚报副刊部。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、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。

18岁在《少年文艺》（上海）发表处女作，从此与儿童文学结缘。写作体裁涉及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报告文学、评论等。主要作品：长篇小说《纸人》《哭泣精灵》《月亮茶馆里的童年》《轮子上的麦小麦》《橘子鱼》《蜻蜓，蜻蜓》《风中之樱》《千万个明天》及《1937·少年夏之秋》等近300万字。有作品集《殷健灵心灵成长小说系列》（五卷）和《殷健灵儿童文学佳作“温暖”系列》（五卷）行世。其中，《风中之樱》《千万个明天》《橘子鱼》《蜻蜓，蜻蜓》等作品被瑞典全面引进，亦有部分作品翻译成英文和日文。

曾获冰心图书奖大奖、陈伯吹儿童文学奖、新世纪儿童文学奖、“巨人”中篇小说奖、台湾“好书大家读”最佳少年儿童读物奖、第四届上海市十大文化新人、《儿童文学》首届十大青年金作家等。

《风中之樱》修订版序

2005年7月,《风中之樱》的第一部《丢梦纪》、第二部《古莲花》首先面世。2006年1月,第三部《真幻源》和《大道书》也接着出版了。这些年,这套书重印过多次,赢得了不少小读者的喜欢。他们接受了樱的世界,为她建立贴吧,为她写主题歌,在博客里仿写“风中之樱”体,更有动漫公司要将她改编成动画片……2010年,瑞典JH PUBLISHERS将《风中之樱》连同我的其他作品一同引进,很快,它将会有个全新的瑞典文版本。读者给予《风中之樱》的认同超出了我的预期,对此,我心存感激。

《风中之樱》是我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幻想小说。之前,虽然也写过《纸人》和《哭泣精灵》两本带有幻想元素的小说,但它们还称不上真正的幻想小说,在那里,幻想只是零星的点缀。《风中之樱》让我尝试了一次艰辛而又酣畅的想象之旅,有意思的是,它仍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幻想小说。为什么这样说,读完小说你就会明白。

《风中之樱》初版时,当时的责编颜小鹇女士和刘少庄小姐对书稿的审定、装帧设计、插图以及后期宣传,付出了大量的劳动。去年,合约到期,虽然两位责编已经离开出版社,念及旧情,四川少儿社仍旧希望续约,于是便有了现在的修订版。修订版由我亲自压缩了1/3的文字篇幅(原文有40万字),加快了故事节奏,也让结构更加紧凑和干净了。另外,要紧的一点是,改动了书中部分主人公的名字,使得小说更具有中国特色。在整体设计上,重新设计了封面,改变了原先的动漫风格和开本,并且将原有的四本改成了上下册。原书中曹文轩先生的序挪到后面成为跋,书中所附的推荐文字则选自2006年5月16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的《风中之樱》研讨会上部分专家的发言。

读到修订版的可能有对《风中之樱》并不陌生的老读者,也有全然陌生的新读者。不管怎样,都要谢谢你们,让我们在樱的世界里相逢。多说无益,我要说的话,都在书里表达了。

殷健灵

2011年3月12日于上

目录

第一章	古宅秘影	1
第二章	死而复生的母女	6
第三章	耳朵里的恐惧	12
第四章	恶之花王	16
第五章	美罗旺斯的悲哀	26
第六章	火魔玛丽	32
第七章	坎贝的火山石	39
第八章	换梦	44
第九章	回到真幻源	50
第十章	在圣殿深处	55

第一章 古宅秘影

到目前为止，羊皮地图上的路线已经走过了一半，樱、修人、奎科、海豚经历了分分合合、生生死死，已成为无法分割的整体。但是，前路不容乐观，影子始终躲在暗处，伺机而动，古莲花也时刻处于危险之中，这幼嫩的希望似乎随时都可能被掐断、被毁灭。

樱的身份仍是个谜，修人的梦在黑暗中飘零，但是，每个人都看到了自己的成长。他们的肤色因日照而黝黑，四肢因为行走而更加健硕。荒芜的大地正在慢慢恢复它的骄傲，那些丰富的自然的色彩，不是来自眼睛，而是来自心灵。他们在行走中逐渐练就了一双善于辨别方向的鹰隼般的眼睛，一对能够识别音乐与自然之声的灵敏的耳朵。当每天清晨从睡眠中醒来，都会有新的答案等待他们去揭晓，于是，每一个平常的日子，总是以不平常的方式开始和结束。

这场雨来得猝不及防。

天上先是布满棉絮似的云团，雷声轰隆隆响了一阵。大雨就喘着气没命地泼下来了，打得遍地灰白色的尘烟翻滚。那些干枯的田禾，那些曾经结了稻子的灰白的壳子，还有焦枯萎黄的蒿草，都在雨中尽情地摇摆了。天地慢慢地在雨幕中合成了一体，对面不见人影，四周听不到别的响声，只有震耳的雷声和大雨滂沱的噪音。

如风驮着四个伙伴，在雷雨中狂奔。找不到一个躲雨的地方，只得闷头朝前，一直跑到一个巨大的宅子前面。他们躲进宅子的廊檐，此时，山野已是天昏地暗，朦胧一团。

也许是他们的声音惊动了宅子里的人，门在他们身后吱呀一声，开了，从门缝里探出一张老妇人的脸。

这是一张曾经养尊处优的脸，虽然皱纹纵横，却线条柔和，只是眼睛里透出暗淡的无法言说的落寞。她默默地朝四个人看了一眼，眼里掠过一丝惊慌，但很快就镇定下来，她垂下眼睑，对他们说：“如果你们愿意，可以进来避雨。”

求之不得。四个人道了谢，就领了如风和安吉拉走了进去。

哈良别墅，在这个地方人尽皆知。

它是一座巨大的古宅，坐落于苍色的山岩脚下。宅后的一片竹林早已枯死，鞭子似的竹根从墙垣间垂挂下来，好像结节的污秽的长发。一个遮满浮萍的废井，已经成了青蛙们隐匿的天堂。

古宅前后七个开间，一些房间已经弃置不用，常年关闭，蛛网积尘。家具多半是用了上百年的旧东西，扔在天井里的美国烤面包炉和英国擀面机，显示着这里的主人在一百年前的时髦生活。但是，俱往矣，如今只有那眼汨汨流淌不息的喷泉，给沉寂的古宅带来一点生气。

费奶奶，古宅唯一的嫡传主人。她和一只老猫一同住在哈良别墅里，深居简出，是这个地方的神秘人物。她每天的劳作就是在天井的喷泉前，洗衣服，洗菜，洗杯盘，刷洗古董上的灰尘……然后，就是侍弄她忠实的老猫。枯乏的日子似乎因有水的清洗而变得活泛起来，沉闷的空气也因水的流动而有了声音。

此刻，雨水从天井上方的廊檐倾泻而下，落在瓦盆上、井沿上、水缸里、水池里、石樯的缝隙里、枯草覆盖的松软的泥土里……发出或激越或绵软的声音，叮叮，咚咚，叮叮，咚咚。费奶奶扶住一根廊柱，站在那里发了一会呆，才慢慢地走到前厅里来。

前厅靠墙的一面堆满打了包的杂物和行李，好像随时准备起程的样子。

“费奶奶，要出门吗？”奎科拧干了外套，问道。

“这里很快就会没有了……”她说，仿佛在自言自语。

“你是说……”

“这栋老宅很快就要被推倒了，有人要在这里造游乐场和大商场。”费奶奶苦笑了一下。

“这么好的房子，为什么要推倒呢？”

“好吗？破破烂烂的房子，现在没有人喜欢这样的房子，他们要砸烂一切旧东西，迷恋新东西。”费奶奶又苦笑。

“那以后，你住到哪里去呢？”

“也许，会住到一个火柴盒一样的房子里去，好像鸽子笼。”费奶奶张开两只手，扑棱了两下，好比是鸽子的两只翅膀。

大家无奈地笑了。

樱走到窗前看天，雨仍旧没有停下的意思。从窗口，可以望见进口地方的照壁，那里原先栽有几株粗壮的向日葵，但现在都干枯了，巨大的黑赫色的轮盘低垂，好像一个病入膏肓的人。她听见身后的费奶奶继续在说：“没有人在意这房子的漂亮的工艺，这些黑油油的雕花廊柱，这些精细的砖雕，还有石头上刻的花纹……”

一些冰冷的雨丝飘在了樱的脸上，这时，她看到灰色的雨幕中居然出现了一只远来的黑色大鸟，它仿佛带着愤怒，平张着双翅从天空斜插下来。那巨大的翅膀令樱惊异，她甚至看见了它两肋间斑白的羽毛。接着，所有人都听到了它凄厉的鸣声，如同一个黑暗中的巨大的心的呼号。可是那声音戛然而止，在瞬间消失得无声无息。这时，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

敲门声响得很密集，仿佛暗含了某种焦灼的期待，或者是无法遏止的愤懑，带了某种威胁。费奶奶的呼吸急促起来，她紧赶慢赶地去开门。

一个惊雷劈下来，天际滚过一个火球。

“真可怕！”海豚缩在墙角微弱地说。

门开了，门外站着两个女人，雨水模糊了她们的面容。费奶奶和她们在门口说了几句，犹豫了一会，将她们领了进来。

两个女人一前一后地走。穿过长长的走廊，朝前厅走过来。樱坐在那里望着她们，心里升起一股寒气。

走在前面的大约二十出头，她扎了条粗黑的辫子，穿灰色衣裙，样式和颜色都不符合她的年龄。走在后面的老妇人，和费奶奶差不多的年纪，一样灰色的衣裤，陈旧的对襟式样，脑后束一个灰白的髻，扎一个银钗子，在晦暗中闪着阴冷的光。这两人都是灰白的脸色，步子拖沓，仿佛大病初愈。

她们走得缓慢而漫长，终于步入了前厅，和樱们打了个照面。两人冲她们看了一眼，立刻垂下眼睑，

费奶奶神秘地将奎科拉到一旁，对他耳语：“你们……能不能在这里住下，我一个人……”欲言又止的样子。

奎科似乎悟到什么，接过话头道：“没问题，我们正愁没处落脚呢。”

这一夜，和樱们一同住下的，还有这对身分不明的母女。雨已经停歇，空中的灰云低沉，仍旧没有散去的样子。这天晚上，自然是没有月亮和星星的，屋檐下叮咚的滴水声将夜晚烘托得宁静而诡异。

樱们住东厢房，母女住西厢房，中间隔了一方天井。夜色下，所有的东西都模糊成一团墨。

“你们猜，他们是谁？”海豚在窗口张望了一下。

“也许是费奶奶的亲戚。”修人说，他摸了摸虎口那里的伤疤。这个伤疤在雨天看起来似乎洇了水，还有些发痒。

“我猜也是。”奎科点点头。

樱却一语不发，顾自侍弄古莲花，为它剪枝松土。安吉拉在柜子上打盹，如风已经进入了梦乡，发出沉醉的鼾声。

“你为什么不说话？”海豚转过头问樱。

“我不知道她们是谁。”樱头也没抬。

“我觉得，费奶奶请我们留下，一定有原因。”奎科若有所思，“她害怕什么呢？”

“什么原因？”海豚不再摆弄他的一孔笛，表情专注地等待着答案。

奎科摇摇头。

讨论没有进行下去，夜深了，大家各自准备休息。海豚拿了自己的换洗衣服，出了厢房的门，去浴室洗澡。

浴室在老宅的后部，天没黑的时候，费奶奶领他们去那里看过，并且很客气地说，随时都可以用。

这浴室显然是后期改建的，是这栋老房子里唯一一间风格现代屋子。它大概有二十平米，非常的宽敞，一个白瓷浴缸安在屋子的一角，拉一条白色的帘子，与外面分隔开。墙上并没有贴瓷砖，只是刷了石灰，地上却铺了光可鉴人的黑色大理石，正对浴缸的一面墙，是一块顶天立地的镜子，在视觉上又将屋子放大了一倍。所以假如躺在浴缸里洗澡的话，会有一种空旷孤独的感觉。

海豚经过西厢房时，有意朝里面瞥了一眼，灯已经熄了，估计母女已经入睡。他蹑手蹑脚走过走廊，生怕惊醒了她们。两分钟后，他走到了浴室的门口。摸到墙上的开关，按了一下，浴室里立刻灯火通明。

他关上门，打开了热水龙头，转身脱衣服。等身上脱得一丝不挂，浴缸也差不多放满了水。水面上袅袅地升腾着白色的热气，慢慢地氤氲了整个屋子。

海豚将自己的身体浸入温暖的水中。浴缸深，居然有了浮力，他仰着脸，脚轻轻一蹬，整个身体就晃了起来，十个脚趾露出水面，好像十个嫩生生的萝卜头。这么做，让海豚感到很有趣，他摆动四肢，在浴缸里戏起水来。

他玩得很起劲，几乎忘记了洗澡这回事。只顾用手撩拨水，用脚掌击水，还试着把头埋进洗澡水里，练了几分钟“潜水”。等他憋足气从水里上来，甩干了头发上的水，正要擦脸，他的动作定格了。

——他看见白色的帘子底下居然有一双穿着黑色拖鞋的脚！

那双脚背对他站着，没有穿袜子，露出白生生的纤细的脚踝，这应该是一双女人的脚，黑色的拖鞋绒面上绣了一朵花。她就这么背对浴缸站着，一动不动。大理石地面上映出模糊的一个人的影子。

海豚浑身起了鸡皮疙瘩，他在头脑里迅速地回忆：刚才进浴室时，他肯定插上了门栓。窗子……浴室的窗子上本来就围了白色的栅栏，没有人可以轻易地穿窗而入……想到这里，海豚倒抽一口冷气。他感觉到自己的双颊在不争气地发冷、发麻，他抖抖索索地从水里站起来，抖抖索索地伸出手，将帘子拉开一条缝——

他看到了一个年轻女人的背影，长发及腰，穿一条直身白色长袍，垂着双手，她只是那么定定地站着，没有任何动作。

“你……是……谁？”海豚用毛巾捂住自己的私处，犹疑着发问，恐惧的眼泪很快就要夺眶而出。

女人并没有动，过了一会，才迟疑地转身。她转身的速度十分缓慢，一秒钟犹如一个世纪，海豚呆呆地定在原地。这时，他看到了这个女人的正面，白色的直身长袍，他看到了她的脸，她的脸……竟是一头和后脑勺同样乌黑细密的长发！

海豚听见自己尖叫起来……

海豚醒来时，已经躺在东厢房的床榻上。他惊魂未定，虚弱地问看着他的奎科：“你们看见她吗？太可怕了……”

“我们只听到你的尖叫，冲到浴室，看到你昏倒在浴缸里，”奎科说，“我就把你抱出来了。”

海豚下意识地捂住自己的身体，看了看站在旁边的樱。

樱笑了：“我什么也没看见。”

“你看到什么？”修人紧蹙着眉头问。

海豚把刚才看到的复述了一遍。

听着海豚的叙述，谁也没有说话。屋子里极致的安静，几乎能够听到空气流动的声音。樱走到窗口，将窗子隙开一条缝。西厢房里仍是漆黑一片，声息全无。

第二天一早，奎科去向费奶奶告辞。

“谢谢您留宿，我们很快就要上路了。”

费奶奶面露难色，犹豫了一会，才吞吞吐吐地说：“我有个请求，你们能否多住几天，一直到我搬离这栋宅子。不是说，你们并不急着赶路吗？”

“这样也好。”奎科想了一下，“费奶奶一个人住在这里，的确不太安全呢！”

“你的意思是说……”

奎科把昨晚海豚的遭遇复述了一遍。

费奶奶却面露不悦，说：“哈良别墅虽然老了点，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闹鬼的事情！一定是那个小弟弟看走了眼！”她挥挥手，走开了。

奎科站在那里，暗喊倒霉，居然碰了一鼻子的灰。这时，他看见那对母女从西厢房出来，慢慢地走到费奶奶的房间里去了。

回到东厢房，见樱、修人和海豚正围着羊皮地图出神。走过去，看见那羊皮纸的地图上有行字正在跳跃——

“留在原地，不要走。”

“说出理由来。”樱焦灼地对着地图问道。

但是地图不回答。绿色的字忽然消失了。

“它越来越死样怪气了！”海豚离开桌子，抱怨道。他还没有完全从昨晚受的惊吓中缓过神来。

“我们就别走了吧，费奶奶也挽留我们了。”奎科说。

樱点点头，不再说什么，走到天井里看天空去了。

“我觉得这对母女很蹊跷，费奶奶告诉你他们是谁吗？”修人问奎科。

“没有，我没有问，她也没有说。”

“我们要在这里呆到多久呢？”海豚在角落里，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

雨早已在半夜停歇，哈良别墅暂时恢复了以往的平静。这天中午，他们终于有机会和那对母女在同一张饭桌上吃饭。

母女俩和费奶奶坐在樱和修人他们的对面。老猫在附近的地上，享用它的猫食。吃饭的时候，母女俩始终没有发出一点声响。她们并不说话，也不看人，只顾埋头吃饭。她们对樱们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敌意，但又故意克制着，使得周围的气氛显得别别扭扭。

吃饭的时候，修人一直心事重重。吃完，他就独自一人，走到门外去了。他还想着海豚在浴室里遇到的事情，不由自主地朝着老宅的后部走去。

地上铺着小泥砖，砖缝里牵牵连连地冒出一些枯草。走廊边的柱子油漆早已斑驳，露出腐烂的木头芯子。另一边就是一人高的围墙，枯萎的竹子探出头来，将本不明朗的天空划得支离破碎。

越往里走，越觉得阴湿潮冷。路过一间房子，见门上挂着一把锁，修人在门口停下脚步，再也无法向前移动了。因为他发现在地上，竟有一对沾了泥的脚印，它们终止于这扇紧锁的门前。而这脚印决不是他自己的。

这应该是一对女人的脚印，狭长秀气。她穿的是一双平底的布鞋，在来到这里之前，她一定在泥地里走了很久。奇怪的是，这脚印只此一对，修人前后打量了一番，不见第二对相同的脚印，仿佛她是长了翅膀突然飞落在这里的。

修人伸手动了一下门锁，那锁竟啪地一下，掉落在地上。修人弯腰捡起那把锁，将它挂在门扣上，然后，推门，走了进去。

这间屋子一定被关闭了很久，里面昏暗肮脏，没有窗户，只有一盏孤零零的油灯从天花板上吊下来。墙边摆放着摇摇欲坠的家具，还有废弃的箩筐、水缸之类的杂物。一面破旧的屏风将屋子隔成两半。

修人在门口站了一会，朝屏风后走去。

这时，身后一声猛响，刚才敞开的门忽然关上了，门外传来锁门的声音。修人立即回转身，拉门，但门已被紧紧锁住。

“开门！”修人拼命捶门。

但外面声息全无，好像整个宅子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

“你害怕吗？”身后一个声音在对他说话。

他紧张地转身，但是空无一人。但那声音持续而低沉地响着，余音袅袅，辨不出性别，却令人毛骨悚然。

修人感觉到自己的肢体在瑟瑟发抖。虎口那里的伤疤不合时宜地疼痛起来，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要痛得厉害，那是一种钻心的锐痛。修人将两手握住，将骨节握得格格作响，仿佛只有这样才能从中获取力量。

门外的锁又响了起来，屋里的说话声仍不绝于耳。修人惊慌失措，根本无法确定自己身体的重心，他感觉自己要瘫软下去了。这时，一道光射了进来，奎科站在门口，他脸色煞白，惊慌地问：“修人，你在和谁说话？”

修人不由自主地靠在奎科肩上：“刚才是你在外面锁门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刚刚路过，听见里面有声音，就拔了门上的锁进来了。”

“那锁是挂在门上的吗？”

“是啊，它好好地锁着，我拨弄了一下，居然没锁死，我就进来了。我还纳闷你怎么会在里面呢，你是怎么进来的？”

修人吃惊地盯着奎科，脸色更白了：“我明明把它摘下，挂在门扣上的，后来，我听到屏风后面说话的声音，有人在门外锁门……”修人压低声音，不敢再说下去。

奎科紧张地环顾四周，把修人拽出了屋子。顺带回头望了一眼，但屋子里什么也没有。一切恍如幻觉。

“我的猫！我的猫！”樱被费奶奶的喊声吸引了过来。“是谁杀了它！”费奶奶带了哭音道。那只老猫被人戳在尖利的叉子上，七窍流血，肚肠毕露，已经没有救了。

这时，其他人也赶了过来，西厢房的门开了一下，又关上了。过了片刻，她们才从里面走出来，走到猫的尸体前，默默地注视着。

“是谁这么恶毒”费奶奶抚摸着老猫渐渐冷却的身体，哭嚎起来，仿佛面对一个死去的亲人。

奎科将老猫从叉子上解了下来，轻轻地放到地上。

“我们一直在屋子里。”那个年老的女人看上去很老实地说。

费奶奶只顾着伤心垂泪。

收拾好老猫的尸体，樱和奎科、修人、海豚回到屋子。

“这么多蹊跷的事情，肯定和这对母女有关。”海豚愤愤道。

“假如和她们有关，那么她们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，是针对我们，还是针对费奶奶？”奎科说。

“那些恐怖事件好像是针对我们，可杀死老猫，又明摆着是针对费奶奶的。”修人说。

“关键是，这对母女究竟是什么人，她们来这里做什么？”樱轻声道，她抬起眼睛，无力地看了大家一眼。

这时，有人敲门，进来的是费奶奶。她泪痕未干，一进门就瘫坐在藤椅上，用手捂着脸。这样子真让人同情。

“我本来不想说，现在，我不得不说了……”费奶奶说，“她们是不速之客，我没想到老头子死后，还会留下这么一桩麻烦……”

“她们是谁？”奎科追问道。

费奶奶朝窗外张望了一下，低声道：“她们自称是我老头子在外面的老婆和女儿。”

“你从前不知道？”

“我过去从来没听说过，可她们拿出了物证，是我老头子留给它们的一张字据……老头早就不在，真是死无对证！”

“那字据上写什么？”

“说是要对她们母女的生活负责到底，很愧疚，没有很好地奉养她们之类。”费奶奶愁眉苦脸。

“那她们为什么不早不晚，偏偏这个时候来找你呢？”

“因为……”费奶奶踌躇了一会，才含糊其辞道，“我想，或许是因为我离开这栋房子会得到一笔钱。”

“那不是真相大白了吗？她们为了分割这笔钱，才来找费奶奶的！”海豚跳起来说。

“好像不是那么简单……”奎科摇摇头。

“你的意思是——”费奶奶说。

“我也说不好，也许钱是直接目的，我们的存在也让她们非常恼火。”奎科搔搔头皮说。

“她们说了，在这栋宅子拆掉之前，她们是不会走的……”费奶奶幽幽地叹气。

第二章 死而复生的母女

那对母女俨然主人一样，勤劳地操持起哈良别墅的家务。母亲去菜市场买来菜，由女儿掌勺。她们做的菜千篇一律，颜色灰暗。她们尤其喜欢腌制的东西，比如腌肉、腌鱼、咸菜之类，对那些活物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抵触。大家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，面对一桌让人食欲全无的菜肴，连说话的兴致也没有了。

她们也不爱洗澡。只是将一桶一桶的水搬进浴室，在那里擦洗身体。身上的衣服换来换去，总是灰色系。她俩在宅子里无声地走来走去，好像两片沉默的影子。

她们有时也勤快地打扫灰尘，时常在趁人不备的时候突然推开你的门，走进来，用鸡毛掸子掸扫尘土。她们做事的时候，一律面无表情，脸上的线条仿佛石刻，阴沉着，让人后背发冷。

她们像主人一样进出于哈良别墅，时而去费奶奶的房间里小坐。当她们离开的时候，费奶奶总是手脚冰冷、脸色发白，不得不赶快走到门口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才能疏解心里的郁闷。那种郁闷的感觉魔鬼一样地缠上了她，她觉得自己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。她想，

也许是这栋房子实在太老了，也许气息混浊，不利于人的居住了。这么想着，甚至想早一点搬离哈良别墅，到时候，可以摆脱这对母女，憋闷的日子也许可以熬到头了。

总之，这对母女的存在让所有人都觉得别别扭扭，但又说不清是什么缘由。

神秘事件依然在延续。

海豚再也不敢进浴室一步，但魔魇的影子似乎一直在追着他。哪怕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他也感到身后粘着一双眼睛。他不再敢独自一人出门，如果出去的话，一定拖着修人或者奎科。

有一天，海豚走进厨房，看见一个和他差不多大小的陌生男孩蹲在墙角。便好奇地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男孩埋着脸不说话。

海豚再问：“你是谁？”

男孩抬起了头，海豚看到一张苍白的哀怨的脸：“我早就在这里了。”他说。

“可我为什么从来没有见过你？”海豚困惑道。

男孩又不说话。

“海豚，你在和谁说话？”身后传来奎科的声音。

“你看他！”海豚回过头，对奎科说，他的脸色纸一样的白。

“什么也没有？你看见什么了？”奎科说。

海豚的脸更白了：“难道你没有看见？”

“什么，这里除了你，没有第二个人。”奎科说。

海豚抓住奎科的胳膊，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

樱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安静。她时常整日整日地呆在屋子里，研读她的大书，或者和地图作沉默的对话。她也比以往任何时候精心地呵护古莲花，几乎是寸步不离。即便出门，也要捧着它。

她有时捧着古莲花坐在厢房的门槛上，静静地看着这对母女忙碌地进进出出。她们也只当没有她的存在，熟视无睹地从她身边走过。她们从不与作正面的对视，似乎是在有意无意地回避。

日子在压抑中平静地过去。直到有一天深夜，费奶奶的房间里传来了一声惊叫。

当樱他们赶到费奶奶房间时，只见费奶奶缩在床角，头蒙在被子里，瑟瑟发抖。

“哈良来找我了……”费奶奶断断续续地说，哈良是她死去的丈夫。

在费奶奶支离破碎的叙述中，在场的人终于明白了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。

费奶奶睡得正熟，感觉有人在使劲地推她。她在朦胧中睁开眼睛，却发现眼前没有任何人，而自己却已置身陌生的环境中。

她发现自己站在一间长长的、昏暗的房间尽头，她似乎被钉在了墙上，不能挪动身体，也不能发出声音，只听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声。

在房间的那头，站着三个人，他们给弥漫着神秘气氛的房间投下了一道长长的诡谲的黑影。

费奶奶的心几乎要跳出胸膛。因为她辨认出，其中的一个影子正是她死去十年的丈夫哈良。他还是老样子，秃顶，养尊处优的脸。他穿着条纹睡衣，坐在一张摇椅上，翘着二郎腿，惬意地抽着烟斗，发出吧嗒吧嗒的声音。坐在他旁边的两个人，正是那对搅扰了她的平静生活的母女。母亲穿着艳丽的上装坐在一边，打着毛线，女儿在旁边替她整理绒线球。一派和谐的家庭生活图景。

费奶奶倾听着这令人胆寒和不安的寂静，她真想叫出声来，谴责哈良为何不忠，把这天大的秘密留到他死后让她独自一人来承受？她窝了满腔的委屈和愤怒，需要对他发泄和倾倒！可是，她用尽力气都发不出声音，只能把眼睛紧紧闭上，为了平息愤怒，她紧贴在

黑乎乎的墙上，手指抠进了墙缝。

这时，她发现哈良挺直了身子，仿佛发现了什么。他离开摇椅，朝这边走过来。他渐渐地接近了她，把手伸向她。她不由自主地惊叫起来……

“这时候，我就醒了，我以为自己是在做梦，但根本不是梦！”费奶奶惊惶地朝他们伸出十指。

她的十个指甲里分明嵌了白白的石灰！樱抓住了费奶奶的手。

“费奶奶，你怎么了？”门口传来低低的声音。

樱大吃一惊，跪着转过身来。

只见那对母女，站在门口，注视着他们。他们的轮廓看上去模糊不清，十分奇怪，好像和他们中间隔了一层雾。但毫无疑问，她俩正真实地站在那里。

“我答应你们，你和哈良生了这个女儿，我相信……”费奶奶吃力地说。

那母亲点点头，眼睛没有离开费奶奶的脸。

这时，樱终于说话了：“我能否看看哈良先生给你们留下的字据？”

那母亲点点头，从贴身的衣袋里取出一个黑色的信封，抽出里面的一张纸，递到樱的面前，但她始终不肯松手。

那纸上是一段粗重的毛笔字，这样写道：

我今生愧对你们母女。我死后，你们有权得到哈良别墅一半的资产。

哈良留字

“这可以看作是哈良先生的遗嘱，如果是哈良先生亲笔手书的，当然有效。”樱转向费奶奶，“她们就有权得到哈良别墅的一半资产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费奶奶啜泣起来，“这可恶的老头，他居然欺骗了我！”

“哈良先生的忠诚是另一回事，假如她们的确持有哈良先生的遗嘱的话，她们就具有合法的继承权。”

“好像是这么说来着，有些道理……”费奶奶抬起头，擦干了眼泪，睁着一双红肿的眼睛看着樱。

“费奶奶，这不是我说的，是大书告诉我的。”樱拍了拍身上背的那个鹿皮包，“像这样的遗嘱，因为是哈良先生的手迹，即便没有人作证，也可以认为是有效的。”

樱和费奶奶对话的时候，这对母女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们，生怕漏听了一句话。许久，她们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古怪的微笑。

回到房间，海豚长长舒了一口气，说：“终于了结了，我们又可以上路了，我可不想在这鬼宅里再呆下去！”

修人迫不及待地催促樱：“你看看，小灯点亮没有？”大家心照不宣，这“小灯”自然指的是羊皮地图上的水晶小灯。

那一边，奎科和樱正对着羊皮地图发呆。

“再等会，它会有动静的！”奎科安慰樱说。

樱愁眉紧锁，显出焦灼的神情。“不会吧……”樱说。

“再等等……”

可是，羊皮地图像是沉睡了一样，它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呆板愚蠢过。“不可能！”樱喃喃道。

时间在沉重地往前走。

这时，门被推开了。

费奶奶几乎是跌了进来，她瘫坐在地上，手上拿着一个很旧的本子。

“你们看……”费奶奶将本子举到他们面前，惊恐无比地说，“这是哈良的日记，我在

旧箱子里翻到的，你们看，上面写的是什么？！”

奎科接过日记本。它看上去非常的旧，封面已经破损，内页也已卷角发黄，有好多页显然被撕掉过。

“这日记，哈良死后我一直没有仔细看过，有十年了……刚才你们走后，我忽然想起它，就把它从箱子底下翻了出来。”费奶奶惊魂未定。

奎科翻到费奶奶折过的那一页，只见上面赫然写着一段——

淑贞昨天抱着小玉去北门外看亲戚，迟迟未归。天至将晚，我恐有不测，亲自去北门外亲戚家打听，亲戚说，她们午后就回去了。我四处寻找，找至半夜，不知所踪，无奈，只能报警。警方告诉我，有一对母女被杀死在荒郊草丛中，让我前去辨认。……果然是淑贞母女！

这段日记写得简洁含糊。看得出，哈良是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记下的，只说事实，对自己的情绪只字未提。翻遍日记，再也找不到与此相关的任何痕迹，也可能哈良撕毁了这些记录，而惟独这一页，或许是疏忽，或许是故意，偏偏意外地留下了。这天的时间是——二十年前的某月某日。

“哈良有几年一直在外面做生意，这段日记就是他在外地期间写的，距离现在有二十年了。”费奶奶颤抖着声音说。

“也就是说，她们母女二十年前就已经死了！”海豚惊呼，他无法克制眼睛里的恐惧。

“那住在我们对面的那对母女究竟是谁？”修人抬起脸，看着奎科。

奎科躲避着他的眼神，望向樱。

樱扶住自己的额头，她感觉自己摇摇欲坠。“这些日子，我总觉得忐忑不安，神情恍惚，似乎有什么要发生……”樱轻声道。

“怎么办？孩子们！”费奶奶上前抓住奎科的胳膊。

“别害怕，总会有办法的！真相一定会大白！”奎科拍拍费奶奶的肩膀。

“费奶奶，今晚你就和我们在这间屋子里挤一夜，别回房了，等天亮了再说。”樱说。

费奶奶点点头，像个孩子似的，一脸无助地在床沿上坐下。

“真相大白之前，我们不要下任何结论，”奎科这时显得格外的沉着。他转过身，朝窗外望去，对面屋子里的灯还亮着，里面人影闪烁，看不清她们在做什么。

“不管他，我们该休息了！”修人故作轻松地走到门口，将门闩紧，回到原处躺下。

这时，大家都感到了浓重的倦意。

不安的气氛在哈良别墅蔓延着。他们再也无法泰然自若地与这对母女同桌吃饭，每一餐饭都仿佛成了受刑的过程。若不是樱的竭力劝阻，费奶奶随时都想把哈良的日记扔到这对母女骗子的脸上，呵斥她们滚开。可是，她们手上握有的哈良遗嘱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她们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？一系列的谜底需要解开。

这天早晨，费奶奶和樱趁母女出门买菜，悄悄走进了西厢房。在她们借住这里之前，西厢房一直闲置着，她们来后，费奶奶也很少进去。屋角的柜子上，放着母女的杂物。床上散乱着还未来得及折叠的被子，天光透过天窗射进来，光线清晰而寡淡地照在床铺上。费奶奶和樱在屋子里无目的地翻寻着。她们并不明确地知道想要找什么，只是在一些衣物、纸片、生活用品里面寻找蛛丝马迹。

她们在没有锁好的箱子里翻找了一遍，除了清一色的灰突突的衣物外，没有别的发现。又打开抽屉找，里面扔满了零碎的东西，诸如发卡、梳子粉盒之类，如果说新鲜的话，她们在里面看到了一张上个年代的烟草公司的半裸体美人广告，那东西少说也有二十年了。失望之余，费奶奶转身去理她们的床铺——

“这是什么？”樱从枕头底下摸出了一个牛皮纸的信封，取出里面的东西。那是两张

发黄的照片，费奶奶一看照片，差点昏厥过去。

照片照的分别是母女二人的尸体！这尸体虽然血肉模糊，但仍可清晰地辨认出两人的相貌，正是二十年前的这对母女！如果她们还活着的话，二十年后，母亲老了，女儿长大了，可是她们依然保留着她们死时的相貌特征。

“樱，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是一对鬼魂吗？”费奶奶的嘴唇哆嗦着，脸上恐怖得一点血色都没有了。

樱不说话，只是紧紧地扶住费奶奶，逃也似的离开了那间鬼魅的屋子。回到东厢房，锁上门，意识才重新回到她们身上。樱和费奶奶对视着，两人都出了一身冷汗。

直到中午，仍旧不见母女的影子。四个人围着费奶奶躲在东厢房里商量对策。

修人主张直接面对：“不管她们是谁，都要揭开她们的真面目！”

“我也这么想，我们不能回避！”奎科附和道。

“是啊，这样下去太让人憋闷了，我们得面对她们！”海豚说。正说着话，天色暗了下来，窗外出现了这对母女的身影。

母亲手里握着被樱扔在地上的尸体照片，拉着女儿朝东厢房走过来。她们走得十分缓慢，脸色死灰一样的白，白得如同褪色的金属器皿，两个人都毫无表情，如同尸首一般朝这里逼近过来。此时，她们的眼睛是闭着的，但你分明看到了紧闭的眼睛里露出的凶光。

屋子里的人感到了阵阵彻骨的寒意，然后觉得脖颈发硬。奎科上前顶住了门，但是没有用，一只穿黑色布鞋的脚还是穿过门扉跨了进来，转眼间，这对母女已经来到了他们的面前。

修人听到了费奶奶的呻吟。

只听呼拉一声，所有的窗帘被自动拉上了，屋子里漆黑一片，不见一丝光亮。过了许久，大家才适应了黑暗，看见这对母女正对着他们站着，她们睁开了眼睛，在黑暗中闪着寒冷的光。

“樱……你们这些孩子……”那个母亲开口说话。她的目光没有离开樱的脸。

“你们是鬼魂？”樱反问道。樱的手找到了自己的身上的鹿皮包，她把手心紧贴在那里，似乎找到了一点力量，她强迫自己镇定。

“你认为是什么，就是什么吧！”女儿毫无表情地说。

“我们本来可以顺顺当地得到一半的哈良别墅的资产，为什么偏偏是你们坏了这桩好事！”母亲说，她的眼睛里隐藏着贪婪和危险。

“我明白了，这一切，浴室里的女鬼、泥脚印、死猫……都是你们干的……”海豚目瞪口呆地说。

“是，”那个母亲说，“你们为什么不走呢？你们这些烦人的家伙。不是我吹嘘，只需要用上一两招就可以把胆小鬼赶走，我的力量强大得足以让你们在黑暗中窒息。”

她的话音刚落，他们便感到更浓重的黑暗朝他们压过来，裹挟着潮味和霉味。那是一种有重量的黑暗，令人窒息、眩晕。修人握紧了拳头，指甲深深地陷进了肉里。他在无意识地寻找樱的手，奎科的手，海豚的手。这些手在黑暗中悄悄摸索着，等待着相握的那一刻。并不期待奇迹的出现，他们只是本能地觉得，四双手握在一起了，才能获得温暖和力量。

“哈良先生的字据，你们是从哪里得来的？”樱深深吸了一口气，一字一句地问。

“这还不容易吗？我们可以让死去的人‘死而复生’，难道就不能让这字据无中生有？”女儿哼着鼻子笑道。

“可是，你们的如意算盘打得并不如意？你们的身份还是被我们识破了！”樱说，“我在一开始，就看到了你们的破绽！”

“什么？”